

SEN LIN ZHI HUN

森林之魂

• 小星 刘振泉等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 《这里充满生机》主人公
原金胜与省黄金公司经理陈国力



▲ 《新的起点》主人公
李文达



▲ 《降缚病魔的人》主人公
王廷阁



◀ 《大山的品格》主人公
伦昌



▲《璀璨的黄金》

主人公

张元振



▲《通北有个事业狂》
主人公 杨敏



▲《多宝山精神》主人公 秦福涛

▼《森林之魂》主人公

陈永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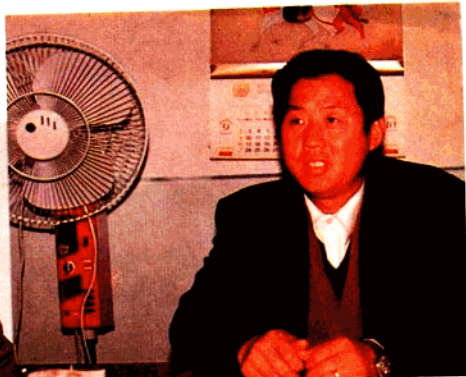
▲《万里林海一颗星》主人公

张 玉 池

▶《奉现者的情怀》主人公

王 志 兰

▼《应该唤醒这片土地》主人公
李成林、徐子刚
和作者刘振泉在一起



▲《纤夫》主人公
孙 德 杰



▼《车队之魂》主人公 潘春生





▲《开顶风船的角色》主人公
吴连元 王成章



▲《老松沟里的当家人》主人公
刘 振 海



《清贫世界里的丰收》
主人公
孙 继 坤



《在新的战场》主人公
▲王世国和局长钟才



▲《拓荒者》主人公
宋魁山 于胜军



▲《哺育森林卫士的人》主人公
莫 万 举

目 录

这里充满生机·····	秋 实(1)
新的起点·····	赵文强 玉 珏(33)
降缚病魔的人·····	玉 珏(46)
大山的品格·····	小 星 赵 志 小 敏(68)
璀璨的黄金·····	成 录 金 玉(79)
通北有个事业狂·····	金兴波 章玉成(93)
森林之魂·····	小 星(114)
多宝山精神·····	毓 钰(134)
纤夫·····	孙维全 王 厦(142)
应该唤醒这片土地·····	刘振泉(161)
车队之魂·····	泉 水(173)
万里林海一颗星·····	林 欢 寒 旅(182)
奉献者的情怀·····	陈济荣(193)
开顶风船的角色·····	宝 奎 宝 珠 王春娟(208)
老松沟里的当家人·····	赵淑清 玉 成(222)
清贫世界里的丰收·····	屈 呐(231)
在新的战场·····	常新巷 玉 娟(247)
哺育大森林卫士的人·····	实 言(257)
拓荒者·····	小 星 应 能 明 友(264)

这里充满生机

——黑河金矿局剪辑

秋 实

黄金，多么富有诱惑力的字眼儿。它是珍贵金属的代表，也最接近太阳那光辉的颜色。尽管它在商人的眼里是有价的财宝，在我的心中却无法估价。假如你还有疑惑的话，那么就随我到黑河金矿局体验一下吧，或许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去金矿，并不是为猎取这珍贵的金子，更不是调查分析写什么论文。我是受黄金公司孟成立处长的感染而产生好奇心的。他是个稳重、诚实、热情、酷爱黄金事业的好干部。他把采金生活说的太吸引人了，这不能不使我坚定去采访的决心。

汽车，象婴儿的摇篮，顺着蜿蜒的山路将我送到边境小城——黑河。真不凑巧，竟赶上了星期天。黑河金矿局楼里，除了一个值班的别无他人，我感到沮丧，蹒跚着走向门口。这时，揭示板上的一行字迹马上闯入我的眼帘——通知：星期一早六点，处以上干部全部集中在局门口候车，去

五道沟分矿开生产分析会。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兴奋得我一夜未睡。第二天早五点半我便起了床，急匆匆来到金矿局门口。可是，我还是晚了，局门口的台阶上早已站满了人。有的闲谈，有的在翻着书兜中的资料。看得出，他们都有起早的习惯，一个个衣冠楚楚，竟无半点睡态。我悄悄问身边一位高个儿：“那位是原金胜局长？”

“马上就到。”

“车去接了？”

“接？”对方射来奇怪的眼神儿，“一般情况下他不让车接。”

我虽说受到抢白，却对这里的工作作风产生了好感。我见过不少和他们级别相同的市长及照他们差半级的县处级干部，别说起这么大早下乡，更别说家离单位二里多远，就是上班时间哪怕和单位一墙之隔呢，也要车接车送哟。

不到六点，人们全到齐了，原金胜局长拎着个半旧的人造革皮兜接见了。他中等身材，方圆形脸儿棱角分明，特别是那两道浓眉，长得和扮演周总理的演员眉毛相差无几。他的话语很轻，象似交谈，又似寻问，给人一种亲切友好之感。

听说我要采访他的事迹，他坚定地摇摇头，两道浓眉紧皱，眉宇间建成一个“川”字：“如果你执意要写我，现在你就可以回去了。”他说得果断、干脆。见我呈现出难言的愧象，他又把话拉了回去：“这样好不好，你先走走，看看，听听，然后，写一写这里的群众和我的副手们。你应该

清楚，工作绝不是一个人干的。”

现在看，是无可分辩了，我只好照他的安排，上了车。他则陪我坐在车后，把一些干部以为荣耀、显赫的前边坐位，让给了一个年岁较大的总工。我有点不理解，悄悄问身边的司机：“他经常这样么？”

司机有点不解：“怎？你不信？”

我笑笑上了车。车开了，把一个还沉睡在酣梦中的黑河市甩在了身后。

山路一直沿着黑龙江边向西延伸，大雾笼罩的群山被车轮的沙沙声、汽车的引擎声吵醒了，山雀们开始演唱了，山泉也亮开了响亮的歌喉。汽车前面，时尔飞来一只山雀，时而穿过一只弓腰翘尾巴的花鼠。

“你认识郑万隆不？”原金胜打破了我们之间的不协调。

“咋？你认识？”我反问。

“是的，小学同学。”

“他是黑河人？”

“对，生在五道沟，小学四年级前我们一直在一起。”

“后来呢？”

“那时，这儿只能读到四年，后来我去了三岔河，他也到外地上学。当了作家后他于84年回家乡一趟。”

“采访？”

“不，寻根。”

“寻到了？”

“怎么说呢？”

“实惠点么。”司机同志诡秘一笑，“寻到了，我们局长不就是最正的根么？郑作家说了，过一段时间回来，专给我们局长出本书。”

“多嘴！”原金胜挥挥手，司机耍了个鬼脸笑了。

接着，原金胜又同我唠起了剧作家梁国伟，这位很有才气的青年作家从上海插队来这儿下乡时，被金矿招了工，当时，原金胜正在五道沟分矿当办公室主任。他看中了这个年青人，立刻将他要到办公室工作。后来他又要来了全国出名的大气功师张宏堡。当时，他不会气功，但他很精明。原金胜先让他当教员，后调到办公室当副主任。87年，这位大师已驰名全国，他被黑河请回来时，原金胜已是金矿局副书记挑头工作了。张宏堡主动要给原金胜发功，他却不往前靠，原因有二，一是乞求大师的人特多，二是他工作忙，无时间学。

我连做梦都没想到，黑河这个地方竟有这么多出土明珠，何止是产黄金啊！

闲谈中他丝毫不讲自己的成绩，即使我有意启发，他也想法儿调转话头。既不伤我情绪，又保持我们之间的和谐气氛，我不得不折服他的表达才能。

将近八点，我们走完了200华里山路，准时到达了五道沟分矿。这时，各路诸侯全都到齐了。人们围坐在椭圆型的桌子四周，相互问候着。原金胜坐在西侧，和人们闲谈着，说笑着，一幅和善的神态，几句亲切的询问，尤如长兄欢聚在弟妹之间。

我认定，这是一般会议前的打哈哈，便趁机对周围的矿

长们追根问底，也就初步掌握了黑河金矿局的基本情况。

黑河金矿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内，是我国金矿开发最早、规模较大的砂金生产企业，早在清朝同治初年（1862）黑河就盛产黄金。1887年，清朝大臣李鸿章派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到漠河主持开发金矿，极盛时期年产七万多两，淘金者达三万人以上。

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黑嫩省政府决定在黑河成立黑嫩省政府金矿管理局（也就是黑河金矿局前身），并委任原西满军区后勤部长刘炳华为第一任局长，负责开发和管辖上自漠河，下至乌云沿黑龙江右岸与嫩江上游一带的金矿事宜。

1949年5月，黑龙江、嫩江两省合并为黑龙江省，黑嫩省政府金矿管理局则改为黑龙江省金矿管理局，局址不变。

1955年11月，黑龙江省金矿管理局下放到黑河地区专署，与地方工业合并成立黑河专署工矿管理局。1962年7月，经省人委批准成立黑龙江省黑河金矿局，为省直企业。金矿局当时所属罕达汽、八车力河、纳金口子、呼玛四个金矿，呼玛和罕达汽两矿各下设三个分矿。

1980年2月，国家经委批准，又改称冶金部黑河金矿局，直接归冶金部领导，并于一九七五年将黑河金矿所属的设计室分出成立黑河采金船设计院。81年，又将呼玛、韩家园子金矿分出，成立呼玛金矿局。82年，又将金矿局所属的矿山机械厂和汽车队分出成立黑龙江采金船安装工程处。

眼下，黑河金矿下属五个分矿，即罕达汽、五道沟、木

耳汽、阿尔滨、湖通河。至89年，这个局已拥有各种采金船12只，小型露天采选场8个，年采剥总量1300万吨，产成品金2万多两，固定资产6306万元，净值4467万元，一个1772人的单位，年利税424.3万元，建矿以来累计生产黄金50万两。

黑河金矿是我国矿山第一个应用采金船生产的，早在1959年就自行设计和施工投产了全国第一只采金船。这之前，黑河金矿一直是原始的采金方式，老矿长张希仁为建船去哈市找来视察黑龙江的王震，批准建船后，张希仁蹲点到工地，亲自挖船坑、焊接、担土，为矿山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一阵争吵声引起我的注意，桌周围的处长们变得严肃了，争吵声几乎能掀了屋盖。什么问题这么激烈？仔细一听，会议已进入高潮。我问身边戴眼镜的企管处长那守信：“什么时间开的会？”

“八点。”他耳朵有点背，说话得大声。我以为他听错了，又问一句，他笑笑：“你是不是以为会议不太隆重，不象一般常见的会议，得有开幕词，报告之类？”

我点点头。那守信笑了：“我们金胜当局长后，把这些繁琐都去掉了，你坐上这把椅子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

噢，多么别开生面的会啊！我明明看着原金胜与别人闲谈询问，这竟成了会议的序言了。我问那守信：“这不是开生产分析会吗？咋争论得这么激烈？”

那守信摇摇头：“分析会包罗的内容广喽，按理说我们该开庆祝会。”

“庆祝什么？”

“企业升了二级呀，你来的上一天才批回来，国家二级企业，全省也为数不多呀，该庆祝不？”

“该，太该了。”我看了一眼正在低头记录的原金胜，用一种不解的调子问那守信：“为什么又开生产分析会了呢？”

“这要问问金胜喽，刚报完二级时，他就把十大处的有关人员撵到基层，调查研究。刚才他已经和大伙讲了，这次会专横挑鼻子竖挑眼，二级企业要一级标准。”

我顿时觉得血往上涌。正常看，升为“国二”应庆祝，应该想到，这时人们的心情是激动的，血是沸腾的。没想到，原金胜立刻降温。完全可以想像出，这生产会一分析，准把大家的头脑分析冷静不可。

我不知道在坐的人们是怎么想的，我却觉得这位貌不惊人，语不压众，随随和和，笑容可掬的原金胜，形象顿时高大了，总觉得他的内心世界是个不解之谜。

听得出，分析会已进入高潮，人们围绕着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争论不休，有人说：“我们以前只注意生产而忽视了管理，今天，应该转向。”

这时，大个子会计师提出：截止七月份，五道沟分矿超支38万4千元。

原金胜停了笔：“什么原因？”

“动力消耗。”

“为什么花了这么多？”原金胜看了一眼五道沟分矿矿长兼书记苗春明，“你们去年同期只花270万元，今年咋花

了343万元？”

“电表有问题。”苗春明和他的副矿长一同回答。

“为什么不及时向上边报告？”

“我们建议过变电所。”

“你建议过哪个变电所？”

“我们分矿的。”

“你这个矿长只会建议么？为什么不指挥他们迅速处理，乃至造成这么大的浪费？”

“……”对方语塞。

原金胜看看身边的生产处张处长和侧面的机电处长：“这个问题你们和企管、计量协调办一下，三天后我听结果，记住，不但要听原因，还有解决办法。”

这时的原金胜，简直是位作战指挥官。三天后这个问题终于查清，并落实了具体措施，这是后话。

由于电表问题引起了双增双节的探讨。五道沟分矿又提出运费增多的问题，原金胜问：

“什么原因？空驶？还是生产量大？是事故还是油价增高？”

“油价问题。”

“这个问题生产处制定个措施……”

“没法制定，”生产处长接过话茬，“动力费无规律。”

原金胜：“究竟有没有规律？”

杨会计师站了起来，他一说话就好激动：“怎能没有，比如使黄油，一个月使多少，大至差不多么。”

原金胜：“谁能拿个具体措施？”

五道沟副矿长点点头：“降低消耗降低成本。”

原金胜：“怎样降低？办法。”

“这……”

原金胜：“分析和提出问题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目的，一周内你们拿出办法，比如：每月能跑多少里，按定额行驶，建立监督组织等等，有困难没有？”

“可以完成。”

这时，有人提出流槽浪费很大，各分矿都有扔在野外的现象，有的是报废了，有的修修还可以用，是不是组织人收一下。

原金胜听了，望望身边就坐的张克振，那意思是说，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吧。

张克振是主管生产的副局长。这个65年东北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吞食了三十五年的北大荒金沙，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他坚韧不拔的个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多年来，他从不挑轻躲重，也没计较过个人得失。刚到黑河那阵儿，他觉得这有一种荒凉感。可是，党让来的，就干吧。那年月，是充满火药味的，他刚到就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受到了锻炼。65年9月，组织看出他是个人才，便将他抽回矿里搞设计。他觉得自己所学的能和实践相结合了，找到了用武之地，便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罕达汽建船的日子里，他把屁股都磨出了茧子。后来，大革命开始了。挫折了他钻研技术的雄心。他却没灰心。别人伏案疾书，大写特写揭露走资派的文章。他却在建船工地的设计室里继续阅

读有关资料。在当时，他成了局外人。过度的劳累，加之营养不足，他过早的戴上了一个300度近视300度散光的眼镜。白净的长瓜脸也由于整日的操劳而显得有些疲倦。

刚来那阵儿，说是下了决心，但并没有干长的打算，直至70年他爱人来探亲，怕他把身体搞垮，决心留在这照顾他生活时，他才有了干一辈子黄金事业的思想。于是，他的工作有了起色，80年当上了安全科副科长，81年当生产科长，84年5月又提升为金矿局副局长。

进入领导班子后，他给自己拟定了四个字——忍让、协调。论才华，他毕业于冶金战线最高学府，又是高级工程师，论资历他进入班子较早，又有实践经验。可是，每次调整班子他都主动推让，将一些有干劲有能力的青年人往前推。84年以来，先后有三个副手都走在他的前面，他毫无怨气，并能主动配合。因此，无论谁担任这个局的主要领导，都把他当老大哥对待，无论大事小情，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呢？并不以老大自居，在工作上，他除了任劳任怨外，主要是协调关系。比如，生产和安全，从业务上讲是矛盾的。生产忙，拼命生产，安全是越忙越要求安全措施。而且，这两大处又都归他领导，这就需要他费脑筋喽。内部关系需要协调，外面关系也需要协调，如土地、森林、环保、水利、草原、交通、劳动……忽视了哪一家日子都不好过，为此，他常拿自己开玩笑，我这个协调矿长当的还不错。

今天，又需要他协调了，从经营角度看，流糟的浪费该企管处去管。可是，这是生产中造成的损失，生产处也有责任啊！他扬了扬近视散光镜，象一位老教师面对着一群学

生：“刘副总啊！你看这事……”

响鼓不用重锤，梳着背头的刘副总工程师立刻答应。他决定成立收废小组，一个矿一个矿的集中，选出可用的进行修理，然后再交给供应站。

这时，财会处的女处长向大家报告了今年超支情况，于是，还搞不搞基本建设的争论又掀起高潮。嚷的最欢的要数杨总会计师喽。看得出，他直爽而又爱憎分明。他戴着近视镜，说话带着山东腔儿，也就显得口音不清，时尔发出唔拉之声，由于他急于表达明白，又时尔手舞足蹈，时而摇头晃脑，时而“哎、哎……”半天说不出一句，时而一口气说出好长一句话，结果谁也没听清，每到这时，那个爱喝酒、富有幽默感的工会张主席便起来起监督职能作用了：“冷静，我说同志，不要太激动，你总哎哎啥呀！”

于是人们哄堂大笑，一下子缓解了剑拔弩张的气氛。每到这时，原金胜总要虚心的听，象一个听老师讲课的学生，当人们都没听懂杨总会计师的发言时，原金胜就得当翻译。他告诉大家，杨总不同意扩大基建项目，按照今年的超支情况看，黑河市内的办公大楼应该考虑下马。他解释后，看了看身旁的刘剑钊。

刘剑钊副局长是个貌似篮球健将的中年汉子，黑红的长瓜脸儿，双眉间长着一颗美人痣。他是76年东北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先分到这儿的设备动力科当技术员，后当助理工程师，这期间，他对采金船的设备进行了改造。当时，150升BW采金船上的碾筒总成经常发生故障，不是断轴就是掉盖板，他便担着风险改制。终于完善了这套设备。84年他去五